佛说魔娆乱经一卷

失译人名今附后汉录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闻如是：一时，婆伽婆在跋祇尸牧摩鼻量鹿野园中。彼时，尊者大目揵连，为世尊作窟。时露地彷徉，教授令作。

彼时，魔波旬自化其身令微小，入尊者目揵连腹中。彼时，目揵连便作是念：“何以故，我腹便重，犹若食豆？我宁可如其像三昧正受，以三昧意，自观己腹。”于是尊者大目揵连，离彷徉处，至经行捶，敷尼师坛，结跏趺坐。于是尊者大目揵连，即如其像三昧正受，以三昧意，自观己腹。

彼尊者大目揵连，即便知之：“此魔波旬，入我腹中。”于是尊者大目揵连，还从三昧起，告魔波旬曰：“汝波旬还出！汝波旬还出！莫触饶如来及如来弟子！莫于长夜遭无量苦，无义饶益！”

于是，魔波旬便作是念：“此沙门亦不知亦不见，而作此言：‘汝波旬出！汝波旬出！莫触娆如来及如来弟子！莫于长夜遭无量苦，无义饶益！’谓彼世尊，有如是力，如是有所能，彼世尊犹不能知我见我，况复弟子能知能见，是事不然。”

“汝波旬汝所念，我亦知之汝所作念：‘沙门不知不见，而作此言：波旬出！波旬出！莫触娆如来及如来弟子！莫于长夜遭无量苦，无义饶益！谓彼世尊，有如是力，如是有所能，彼犹不能知我见我，况复弟子能知见我，是事不然。”

于是，魔波旬复作是念：“此沙门为知见我，而作此言：汝波旬出！汝波旬出！莫触娆如来及如来弟子！莫于长夜遭无量苦，无义饶益！”

于是，魔波旬即从尊者大目揵连口中出，便在前立。

彼魔波旬却住一面已，尊者大目揵连告波旬曰：“波旬，昔过去世有如来，名拘楼孙无所著等正觉。我在彼时，亦为触娆魔。我有妹名迦罗，汝是彼子。汝波旬当以此知，汝是我妹子。彼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，魔波旬有弟子，名毗楼(音声)萨若，最上最贤，胜诸弟子。何以故？波旬而令尊者毗楼，字为毗楼萨若。波旬，此尊者毗楼者，住梵天上，能以香声，满千世界，无有弟子与此等者与声等者，无相似者，谓能说法。此波旬以是故，而令尊者毗楼，名曰毗楼萨若。此波旬以何方便令彼名萨若字曰萨若？

“此波旬名萨若者，彼依村城住，早起著衣服，持衣钵，诣村城乞食，自护其身，诸根具足，意念常定。彼诣村城乞食已，中后而还，举衣钵，澡浴其足，举尼师坛，著右肩上。若至静处，若至树下，若至空处，依敷尼师坛，结跏趺坐，轻举速疾，入想知

灭正受。彼中牧羊人，若见牧牛人，或担薪人，或行路人，若见彼速疾入想知灭正受，见已作是念：‘此沙门，坐此静处，今命终。我等宁可以干草木牛粪，若敷碎草木，积覆其身，然火当还。’彼牧羊人、牧牛人、担薪人、行路人，以干草木，若敷碎草木，积覆其身，然火已离而还。于是尊者萨若，过夜已从三昧起，轻举速疾收拭其衣，依城村住。彼晨起著衣服，与衣钵俱，诣城村乞食，自能护身，具足诸根，意念常定。若彼所见，牧羊人、牧牛人、担薪人、行路人，见已作是念：‘此沙门，在他静处而命终。我等以干草木牛粪，若敷碎草木，积覆其身，然火已离而还。而今此尊者，还复命存？’此波旬，以是方便故，名为萨若，字曰萨若(还生)。

“于是度数(弊也)簸提旬(恶也常波)作是念：‘此剃头沙门，以黑缠形。彼与禅俱，与禅相应，常行于禅。犹若驴常荷担，系在栃上，或不得麦，禅而禅，与禅相应，常行于禅；如是剃头沙门，以黑缠形，或与禅俱，与禅相应，行禅。犹若猫子，在于鼠穴前，而欲捕鼠在中。禅而禅，与禅相应，行于禅；如是此剃头沙门，以黑缠形，常与禅俱，与禅相应，常行禅。犹若倘狐在空墙上，在中捕鼠，禅而禅，与禅相应，常行禅；如是此剃头沙门，以黑缠形，常与禅俱，与禅相应，常行禅。犹若鵁在水岸上，伺鱼于中，禅而禅；如是此剃头沙门，以黑缠形，与禅相应，禅而禅。此云何名为禅？为何所禅？为是何禅？或乱、或忘、或不定，我亦不见来，亦不见去，亦不见住，亦不见终，亦不见生。我宁可为婆罗门居士说：如是此沙门，精进当骂之，当打，当说非，当恚之。’若少多骂打，嗔恚说其非，若意有异者，此恶魔求其便，索其便，或得其便，或得其因缘。此魔波旬为弊魔，而向婆罗门居士：‘彼沙门精进，当骂之说其非，当嗔恚之。彼精进沙门，当以木打之，当以石掷，或以杖挝，或破彼精进沙门头，或裂衣坏钵。’谓彼时婆罗门居士命终，彼因彼缘，身坏死生恶趣泥犁中；生彼已，作是念：‘今已受此苦，更或能复剧是处？而我于精进沙门，发于邪。’

“于是波旬，取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弟子，破其头，坏其钵，裂其衣，便往至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。彼时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，在无量百众前围绕，而为说法。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，遥见弟子，头被打破，衣钵被坏裂，从远而来，见已告诸比丘：‘汝诸比丘，当见此比丘，为弊魔向婆罗门居士说：汝当取精进沙门，骂之挝打，当嗔恚少多挝打，嗔恚意或能有若干。而此弊魔，求其便，索其因缘，求其因缘，得其因缘。汝诸比丘，当与慈俱，满一方已正受住，如是二、三、四、上、下一切诸方意与慈俱，无怨无二无恚，极广极大，无量极分别，满一切诸方已正受住。如是意与悲、喜、护俱，满一切诸方已正受住。当令弊魔求其便，索其因缘，不得其便，不得其因缘。’于是波旬，向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弟子，说如此言：‘彼与慈俱，满一方已正受住，如是二、三、四、上、下一切诸方意与慈俱，无怨无二无恚，极广极大，无

量极分别，满诸方已正受住。如是意与悲、喜、护俱，满一切诸方已正受住。谓彼恶魔求其便，索其因缘，不能得其便，不能得其因缘。’

“于是波旬弊魔作是念：‘我以此方便，不能得此沙门便，不能得此沙门其因缘。我宁可向婆罗门居士说：汝当取此精进沙门，当恭敬承事，礼事供养。’少多供养承事礼事已，若意有异，而彼弊魔，求其便，索其便，索其因缘，得其便，得其因缘。此弊魔波旬，向居士婆罗门说：‘彼精进沙门，当供养，当承事礼事。’令婆罗门居士，脱衣敷地，而作是言：‘令此精进沙门，当蹈上行。精进沙门，当游上行。此精进沙门，为极苦行，当令我等于长夜得义饶益。’令婆罗门居士，自洗其发，以敷著地，而作是言：‘精进沙门，当蹈上行。精进沙门，当游上行。此精进沙门，为极苦行，当令我等于长夜得义饶益。’当令婆罗门居士，手执囊种种满中，而作是言：‘唯愿诸贤，当取此随所用之，当令我等长夜得义饶益。’令婆罗门居士信乐，为彼精进沙门，自以手牵，将入己家，随所欲施：‘唯愿诸贤，当取此施，随所用之，当令我等长夜得义饶益。’彼时婆罗门居士命终，彼因彼缘，身坏死，生善处天上；生于彼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我等此乐，无过于是，我等因向精进沙门有等见故。’

“于是波旬，为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弟子，供养恭敬，承事礼事，便至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弟子所。彼时，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，于无量百千众在前围绕，而为说法。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，遥见弟子他所供养恭敬，承事礼事，从远而来，见已告诸比丘：‘汝诸比丘见不？此弊魔波旬，向婆罗门居士，说当供养恭敬，承事礼事，恭敬彼精进沙门，少多恭敬承事礼事供养意。若有异，彼弊魔波旬，求其便，索其因缘，得其便，得其因缘。汝诸比丘，当于一切行，见无常住，当见尽，当见离，当见灭，当见止，当见止住处，而令弊魔波旬，求其便，索其因缘，不得其便，不得其因缘。’彼波旬，为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弟子，说如此言：‘此一切行，见无常住、见尽、见离、见灭、见止住处。彼弊魔波旬，求其便，索其因缘，不能得便，不得其因缘。’

“于是弊魔波旬，便作是念：‘我以此方便，不能得精进沙门便，不能得其因缘。我宁可化作年少小儿童男形像，住他道边，手执大木，当用击尊者毗楼首，破令血流。’彼时，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，依城村住，晨起著衣服，持衣钵，欲诣城村乞食，及尊者毗楼、随从比丘。于是弊魔，在他处化作年少小儿童男子形像已，在他道边，手执大木，用击尊者毗楼首，令血流。于是尊者毗楼，被击首破流血，随从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后。于是，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，至村已，以一切身力，右旋顾视而视，不恐不怖，不惊不惧，而观诸方。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，见尊者毗楼，被击首破

血流，从后而来，见已说言：‘此弊魔为非为无厌足？’

“复次，波旬，拘楼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，说言未竟，彼时弊魔，即以其身，堕大泥犁中。彼波旬，在大泥犁中，具有四事，无乐六更，身现受痛，钩锁锁之。谓彼地狱狱卒，便至弊魔所，到已作是言：‘汝若此锁解者。’汝当知我在地狱中，以满百岁在地狱中。”

彼时，魔波旬便恐怖，身毛皆竖。尊者大目揵连，即时说偈曰：

“云何止地狱， 而令恶在中？

犯佛婆罗门， 及犯此比丘，

名阿鼻泥犁， 而令恶止中。

犯佛婆罗门， 及犯此比丘，

锁解则为百， 在中受苦痛，

在阿鼻泥犁， 令恶止其中。

若有不知者， 比丘佛弟子，

如是受此苦， 当受黑之报。

“在于园观中， 及此地众生，

不种食粳米， 当生北拘牢。

极大须弥山， 亲近于解脱，

自能分别者， 身则行念持。

彼山止泉中， 常住于此劫，

其形如金色， 光明靡不照。

作众诸伎乐， 是释乐所游，

彼亦有二俱， 在前而恭敬。

若释在前行， 升此高堂上，

见释所从来， 各各自娱乐。

若见比丘来， 还顾有羞耻，

若有升堂上， 则能问比丘。

当知有此魔， 爱尽得解脱，

当为比丘记， 闻说当如是。

“拘翼我知汝， 爱尽得解脱，

闻说智慧记， 释得欢喜乐。

比丘多作行， 当为更说此，

若有升此堂， 释者能致问。

云何名为堂？ 汝释在其上，

汝释我当记， 此名受报处。

如是千世界， 有此千世界，

无有胜此堂， 如是受报处。

释得自在游， 在中最清明，

化一能为百， 在此报堂上。

释得自在游， 升在此堂上，

足指能动之， 令天眼而睹。

释得自在游， 升在此堂上，

神足能动转， 甚深极覆藏，

难动难可转！ 彼有琉璃地，

圣之所居处， 滑泽极柔软，

所敷极软褥， 言语亦柔软。

最胜今天王， 善能作伎乐，

种种若干异， 诸天来会聚。

趣向须陀洹， 无量诸千种，

及百诸那术， 至三十三天。

说法为作眼， 彼闻此法已，

信乐则然可， 我知有此法。

则名曰仙人， 谓至梵天上，

能令诸梵问， 彼梵有此见。

所见亦如前， 常见有常住，

我当为梵记， 仙人我此见。

不见不如前， 我常有常住，

我见报相应， 梵天身在前。

我今当何说， 我常计有常？

谓能知此世， 等觉之所说。

若有有所习， 所生受其报，

火无有是念， 我当烧愚人，

火烧愚人已， 随行则被烧。

如是汝波旬， 近于此如来，

久作斯恶行， 受报亦当久。

汝魔莫厌佛， 及莫娆比丘！”

以此比丘说， 魔在鼻量国，

鬼有忧戚念， 目连所感动，

恐怖极恐惧， 忽然则不现。